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以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即或以數百千年為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諉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夭折強半即上壽曾不啻隙駒一過而澌滅無餘矣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既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塊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為也淵然而寄者神也神又無以為也若夫居中用事

交搆無方役役不止使形神兩敝者則知爲之害已形譬則民神譬則君也知之爲害譬則奸臣竊柄外疲役其民內侵耗其君至於君昏民困國隨以喪而奸臣與之俱燼適以自賊也嗚呼自古未有君失其所以爲君昧昧從事而不喪邦者奈何習而弗察哉有志者竊覆亡之相尋圖安養之至計其或晏居珍奉不足言矣進之則節嗜損慾以養精焉更進之則導引吐納以養氣焉總斯兩家譬則國脉將衰而忠臣智士爲之維持培擁非不差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爲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相去之遠矣夫生有真宰孜孜久視之事而毫末問其主人可不謂貿於擇術與跡象所不留與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即孰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觸之則缺磨之則

礴摩娑之則刓而攴之頓之又適為腐蠹之積也善養者知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攖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善乎沈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至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蒼蒼者非眞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値之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為生主無可指也眞宰眞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證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不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公文

軒三節止隨手點三證以見主之所不在都不足留意不是散敘事蹟之文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覩面迸出遂索解人不得也

吾生也有涯年命在身有盡而知也無涯心思逐物無盡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日儆一日豈不危乎已而爲知者已相隨於殆猶自多其知殆而已矣其危不可救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苦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通病

爲善無近名以爲善無迹可稱爲惡無近刑以爲惡又無迹可懲緣督中也以爲經常也循乎中以爲常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爲善不可指其爲惡善惡之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爲常也何故兼言爲惡夫狗知有爲而爲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其庶乎○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已毫不與力下文俱發此句(督之爲中者趙以夫曰奇經八脈中脈爲督衣背中縫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庖人丁名)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推牛)肩之所倚(以身就牛)足之所履(以足踏牛)膝之所踦(以膝壓牛○四句解牛之形)砉(音劃)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然(俱用刀聲却以奏刀安在中間句法錯落)莫不中音(中乎音節○四句解牛之聲)合於桑林之舞(湯禱桑林舞樂今合其舞節承手觸四句也)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節也今中此音節承砉然四句也)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久之并技亦是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視牛難解)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牛一身無非解處)方今之時(久而愈熟)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手足耳目之官不用)而神欲行(心神自運)依乎天理(牛身自然)

之腠理批大郤批開間隙所在郤與隙同導大窾引刀而入骨節之空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著骨肉也綮結處也言我技精妙骨肉聯著處吾刀未嘗一經之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乎

　由道通技神行虛中入止知道精技粗今曰進乎技妙妙試想志道境界與遊藝境界孰淺孰深○凡大郤大窾之所在皆督也批之導之因其固然則緣之而已

良庖歲更刀割也割肉族眾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振二句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

　上既行於虛中乃落出全刃之妙○刃卽神之喻也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磨也於硎

　發明上句之故以無厚入有間措語精入無倫有餘地妙凡

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

雖然每至於族筋骨聚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畫解貌然已解骨肉披散如土委地如土崩然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整好其刀而藏之

寫未用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實惜世亦有善養如此者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刀可養知生亦可養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止在緣督一句引庖丁一段止發明緣督一句夫中央爲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件物事可指之爲督乎哉凡兩物相際之處謂之中無此中則此與彼無相麗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爲此物矣稍移一分則又第爲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遊於無有物而傷

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踰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中也

公文軒（姓名）見右師（刖者爲右師之官）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謂一足）天與（天生如此）其人與（抑人刖之）曰（右師荅）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必有與（匹偶）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按口斷二句中間掉一句）

（又重押二句雖小節奏亦頓挫纍纍然）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爲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蘄（求）畜乎樊中（言雖飲啄之艱如此不求樊中之養）神雖王（去聲）不善也（蓋樊中雖無驚懼之苦亦不以爲適也）

籠中雖安甯爲飲啄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爲重輕也明矣

老聃死秦失（一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又問）曰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成得箇人）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感會人情如此必有不蘄言稱譽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感人之至是遁天失其天然倍情益增人情忘其所受忘初生之本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其天然牽於俗情如彼刑然適來夫子時也時當生適去夫子順也時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平時以死生付之淡忘則人之哀樂從何感入乎老子有愧於此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為生死所苦猶如倒懸忘生死則懸解矣

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哀之而不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生存忘其死而有不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為向背也明矣

○三節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之薪雖盡而不可指之火自傳無有盡時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躍映現○乍讀之似乎突然諦玩之妙不容言其筆脈自上節飄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奕然○人之哀死也以為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誠可大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寶光湛然旁日月挾宇宙烏有盡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神字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篇中神遇神行神王都非神字正面○陸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南華經解卷三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人間世

蓋上古之世嘗少事矣其人少也中古之世嘗有事矣其人多也叔季之世嘗多事矣其人紛不可紀也今使一人處於寥廓之宇優游自得與太古何異惟羣萃雜處而機變叢生即是以觀可以知鬬世之故矣人與人相聚而成人間人與人相積而成人間之世始而交接中而交構終而交殘紛紛藉藉少一跌足而禍患隨至孟子謂齊宣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以今觀之九州之內孰非罟擭陷阱之區與嗚呼人之處斯世也難矣生人之樂盡矣其閒號為傑出者或力足以

制弱智足以駕愚勢分足以懾卑賤而方其轢轉角勝抑何憊也嗚豫未睜變害乘之嗚呼勢分智力互冒攙陷阱之區也而謂爲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妙道之行旁礴宇宙而竊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即機智放紛而其所爲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間如處獨焉如蹈虛焉御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爲無事未嘗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過其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也雖騈闐偪仄而已翺翔於寥廓矣○人間世不過有二端處人與自處是己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己不見有己

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攖患者又只因自處未能冥然盡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己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處人間世除卻大道便是術法莊子此篇直究到本源之地淘汰得瑩淨無塵徹內徹外並無兩件物事眞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化盡卻不是模稜學問都從胸中融透處來一切炫長衒美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出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廢盡卻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冥漠合德中來即爲著不密聲譽者聞如龔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不自著一語而意旨隱躍無不盡眞大鑪錘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少年）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以國事爲戲）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好殘）

（民命）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乎山澤者蕉草之多也夾一喻作態）民其無如矣（將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所事也）亂國就之（欲相救也）醫門多疾（夾一喻）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之法）庶幾其國有瘳乎（可治而愈也顏子以衛君暴虐欲往救正之○舊以衛君爲蒯聵考之顏回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卒於魯哀公五年辛亥其卒時爲衛出公輒之三年踰十年蒯聵始即位則此當是衛靈公或衛輒撲云其年壯則是輒也）

仲尼曰譆若（汝）殆往而刑耳（幾乎往而被所殺耳）夫道不欲雜（不欲雜其心）雜則多（多端）多則擾（擾人）擾則憂（擾人則招憂患）憂而不救（自罹憂則安能救人）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應物）所存於己者未定（雜也）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己尙未定何暇嘗到暴虐者之行事哉）

將欲政人先以己爲根本以下若干文俱提於此

且若（汝）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矜名故也）知出乎爭（爭書故也）名也者相軋也（名起則相傾壓）知也者爭之器也（爭起則以

知爲具二者名爭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也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矼音羗愨實貌未達人氣已實不用知而未爭於人之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已雖不爭名而未通於人之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本作術暴人暴君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不諒其誠故惡其有矜名爭善之心命之曰菑人暴君將謂其徒來害已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既謂其來形已短有害於已則必反加之害矣若汝殆爲人菑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卽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掩己必加害矣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使人君自能如此惡用而爾求有以異彼將自求賢何必汝求異自售若汝唯無詔語也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汝唯不語則已語則人君將乘隙而鬭其敏捷之智而爾目將熒之爾爲其所乘則目將炫惑而爾色將平之氣將自降

口將營之口將自救容將形之容蹴蹜爲形其恭心且成之且釋己以就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始欲救其虐今且成之是相助而益增也順始無窮以後將無不順從若汝殆以不信厚言未信而深諫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形容輕言之人究且不能自持曲盡其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音羽憐愛也拊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逆暴君猜忌之性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因其好修之心以排陷之是好名者也一證昔者堯攻叢枝一國胥敖一國禹攻有扈一國國爲虛城爲丘墟厲人爲厲鬼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貪得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指上所攻三國一證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勝音升言堯禹且不堪三國求名之心而況若乎雖然若汝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引往事兩證○以上皆以己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語

之

顏回曰端（外端肅）而虛（內謙虛）勉（篤其志）而一（專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甚不可也）夫（衛君）以陽為充（驕亢之性內充）孔揚（有孔揚之氣）采色不定（浮躁無常容外見者）（如此）常人之所不違（平日人皆阿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按服人之犯之者以求自暢快）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之小德不能成）而況大德乎（況可化之以大德乎）將執而不化（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免患然亢暴之人尚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提三句）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人君）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爾）人善之蘄乎而（爾）人不善之邪（知君與己同為天生無自己獨求異之意）若然者謂之童子（純一無私相忘於天）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

跽(執笏跪拜)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難諷切人君)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實則引古成語)若然者雖直不為病(不以我為造謗)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正人之法太多)而不諜(音牒偵事人也言不審覘人意)雖固亦無罪(可免患矣)雖然止是耳夫胡可以及化(尚未能化之)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營合之心)

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忽下此字微乎)吾將語若(汝)有而為之其易邪(汝道有此三術遂易為耶)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此為易與廣漢自然之道不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齋字一跌)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齋字一點心齋又一點語到精處故作閃跌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汝）一志（不雜也起語道不欲雜已照定此處心齋）無聽之以耳（無用形）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并無用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止于形骸耳）心止於符（止於意之所合耳盡心所思之理而驗焉謂之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無端即虛也）唯道集虛（道來於此）虛者心齋也（六根惟聲塵最微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蘊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能使心齋之時）實自回也（見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顏子眞上智學人）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汝）若（汝）能入遊其樊（遊人樊宇之內）而無感其名（忘名實之所在）入則鳴（道合則言）不入則止（不合則止）無門（不開一隙）無毒（不發一藥）一宅（混爲一處）而寓於不得已（感而後應）則幾矣（則道盡矣凡此皆言虛也）

寫虛字如是

絕迹易無行地難人之處世不行易耳行而不著迹難爲人使易以僞人事易於假託爲天使難以僞天行之妙難以假託天行所謂無行地者也此正明上句難字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神遇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以攝鬼上二句虛字妙用如此豈苦空而已哉瞻彼闋者空竅虛室生白有空竅則室生白光全是必地上語吉祥止止止集也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必是貌似心齋而實外馳夫狗耳目內通耳目在外而狗之於內而外於心知心知在內而黜之於外虛字也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人豈有不化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樞紐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行之終身而況散上聲衆人焉者乎

詠歎虛字之妙至此則化王公不足言矣○以上引孔顏問答一事先將不好處一層一層委曲披剝然後一點齋字然後一點心齋字然後一點虛字然後申寫虛字然後詠歎虛字說一救正人主直說到杳冥不著之處人間世具如此本

領將恆河沙眾不啻納之琉璃界中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絕迹易事耳此卻無地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運無方豈

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子高名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求於齊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貌相敬而緩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慄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暢滿無悔者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將致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喜懼交戰之後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成任之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粗甘守粗糲而不臧不求精美爨無欲清之人炮炙寡則不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胸中煩焦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內熱之疾）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王必致罪）是兩也（受兩患）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何堪兩患）子其有以語我來（來語助詞）

爲疑懼之情如畫措語特雋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大經法）二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當盡）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處之順逆）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之難易）忠之盛也（二段容）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入聲）施乎前（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雖哀樂之境不移同而不爲所移於前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段主）爲人臣子者（人字喻心身乃心之臣子也）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惟行事之實）而忘其身（不計哀樂）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能如此倘何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

此先答陰陽之患也人身惟心爲主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吾心則雖經歷萬變而天君晏如疾何自得攖乎○乍讀兩
大戒謂是以忠孝諫動諸梁及讀至下乃知是兩僑影子以
君親影心以子臣影身耳○為人臣子句正接說身事心一
邊事不過借用臣子字面切勿誤認之莊生取喻眞乃無奇
不到其映插之妙有百千伶俐舊註何足以知之
丘請復更有陳也以所聞凡交交鄰近則必相靡以信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
忠之以言相孚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必託使以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
人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過也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遠疑貌莫則傳言
者殃兩邊歸咎故法言曰傳其常情但傳其平實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庶可自全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證楊子法言之名取諸此

且以巧鬭力者 以拳技相搏者 始乎陽 明爲角戲而已 常卒乎陰 終則暗用著數相傷 泰至則多奇巧 過甚故也奇巧即上所謂陰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初筵秩秩 常卒乎亂 載號載呶 泰至則多奇樂 過甚故也奇樂即上所謂亂也 凡事亦然始乎諒 誠信 常卒乎鄙 鄙詐 其作始也簡 先爲徵兆 其將畢也必巨 其後弄成一大事○以上竟言凡事不能偶始則流弊必甚以引起下文出言之一端 言者風波也 接人言字謂其憑虛相生愈生愈有 行者實喪也 惟其風波故行此言則實喪 夫風波易以動 易於造端 實喪易以危 易於敗壞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忿怒之設端無由但以巧言偏辭相激而起耳 獸死不擇音 既起忿則口不擇言 氣息茀然 茀音勃氣發也言其忿氣有餘 於是並生心厲 至此則彼此皆生惡心矣 俱承泰至意說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所以然者蓋巧言偏辭離創太過則動人乖戾之心 而不知其然也 已循懸不及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必罹禍矣 故法言曰無遷令 弗移君命 無勸成 弗勸人成事 過度益也 蓋以遷令勸成則過於所受節度是已自爲增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 其事必危 美成在久 好事非一時撮弄可成 惡

成不及改（一言成惡悔之何及）可不愼與（法言畢）始或不以溢言爲戒不知不覺駕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害有莫可究者豈但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步也又引法言一證

且夫乘物以遊心（隨物以遊寄吾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沾滯）莫若爲致（以養吾心不動之中）至矣（道之極則）何作爲報也（任齊報答可耳何必作意於其間）命（但致君命而已不與）此其難者（知此爲難若外此人道之患乃不必患）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擾焉此處世之一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答人道之患也上二節言不溢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并慮患一念乃不足道兩答處俱以不得已點尾蓋因應之妙乃

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答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患說到忘身是一服清涼散也除人道之患說到養中是最上解脫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闔魯賢人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監與之為無方縱其敗度則危吾國必覆邦家與之為有方制以法度則危吾身將先害已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自已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自盡其道形莫若就外為親附之形心莫若和內寓調濟之意雖然之此二者有患猶未盡善就不欲入雖附之不可陷於其惡和不欲出雖調之不宜顯已之善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連自家都放倒了○此意輕非顏闔所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顯招人忌

則致災禍○此意亟恐須闔不免彼且爲嬰兒無別識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無準繩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無畔岸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人無疵病可尋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恃有所長遂欲當車戒之愼之積伐而爾美者以犯之伐矜也屢矜伐爾之美行以犯人幾矣殆矣一喻反譬言用己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分裂皆恐惹動其性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人能順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至於噬殺

人者人先逆其性也

一喻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筐盛首承矢以蜄灰泥之器盛溺適有蚉寅僕緣僕附也言蚊寅附緣馬身而拊之不時愛馬者為拊之而出其不意則缺銜口銜毀首碎胸毀碎胸首之飾馬驚而然意有所至怒心忽至而愛有所亡忘人愛己可不慎邪○僕之為附者詩景命有僕是也舊解作僕御將僕緣二字連下句讀言僕御拊馬不知上已有愛馬之人此又另說僕御拊之有是文理乎

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物其可攖乎○以上引伯玉答顏闔一事靈公太子非蒯聵則輒也觀輒禰其祖則靈公曾以為太子可知與為無方則危國與為有方則危身闔計窮矣伯玉之妙卻在與為無方中而得與為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不是阿附詭隨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

用人不是爲人用○自首至此凡三引尋三事內虛也忘身也養中也順也處世如此其多方乎看來忘身亦虛也養中亦虛也順之一字直是天仙化人隨方渡眾胸中無半絲隔礙又虛之至也人間世之本領如是○衛君之暴厲齊楚之敵邦太子之橫慣皆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爲棘手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匠名)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櫟之爲社樹者特敘社樹伏後寄焉)其大蔽牛(樹身可以隱牛)絜(量度)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大可刳舟者)旁(旁枝)十數觀者如市匠伯(石字)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之棄)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

材

則液樠（理疎易受雨而多液也樠音門木名舊本此處俱作此字余意或是樠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流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鄙置不堪點無用二字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成章之木）夫柤（俗作楂）梨橘柚（音由）果（木實）蓏（草實）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音曳去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自取）物莫不若是（大凡物理皆然）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數有瀕脫已者）乃今得之（方得匠石明之）爲予大用（全生之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則辱）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爾）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譏斥匠石亦不堪

匠石覺而診（審也）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櫟既急欲取無用）

（以全身則何必又託於社以自存耶）曰密（閉口）若（汝）無言（勿再言）彼亦直寄焉（故託於社）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罵詈之并無用為大用之義都自渾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翦伐也言豈真賴為社以自存耶）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言其所守異於俗）而以義（常理）譽之（言）不亦遠乎

又就社字翻剝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緊峭如怪松圖偃促生姿。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貴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木第一喻

南伯（即南郭伯長也）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蔭也）將芘（覆也）其所藾（所藾即千乘之託蔭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旋紐）解（而理又不密緻）而不可以為棺椁咶（同舐）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酲（氣薰如醉）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非子綦不能見及此東句冷然

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音苴猴之杙繫橛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猶高明大屋也之麗屋樑也樑音隱棟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旁棺之全一邊者樿音善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子綦口中帶敘一事反襯

故解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額者與豚之亢仰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載此三者有病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無用所以為不祥也以此為不嘉之物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可全生則祥莫大焉熬得搖曳

又旁逗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木第二喻

支離（支體不全貌）疏者（疏其名也）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臟之管向上）兩髀為脅（脊屈故大腿與肩相亞如脅）挫鍼（俗作針）治繲（音懈浣衣也）足以餬口鼓筴（箕也）播精（米之糱者）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不中世俗之用者也○逗正意）

此節借人形第三喻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易取）莫之知載（而不知載）禍重乎地（難堪）莫之知避（而不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亟當止者臨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最可危者拘守自若之人）迷陽迷陽（即采薇之薇也）無傷吾行

叶杭吾行卻曲卻步委曲不敢直道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取伐膏火自煎也自取熬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俗見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惟神人知之○用兩喻收住正意最佳○接輿歌論語止取六句又多不同

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墮聰黜明逍遙無竟處人又復何尤此虛字澈底處也○此篇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卻全然不露止如散散敘事莊子眞是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旨總不外逍遙遊無己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篇無己二字一部莊子盡矣此篇尤其著者○末引接輿一歌深有叔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爲是乎

南華經解卷四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德充符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炯如況盛德之士歟修之宥密之中達之名物之表方且薰蒸窮海陶化黎首豈親炙其體而無德輝之溢乎夫子申申夭夭孟子睟面盎背測其淺深有同符契若夫東封墓林荆棘不滋西來函谷紫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煜又不特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於酬答也誠則必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夫冠冕佩玉未必衷旗犀角豐盈何當性表而世俗趨擅以相高淺夫矜飭以自喜其為鄙陋又曷怪焉昔者舜重瞳子

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據其同體謂德之克一哉由斯以談貌孫叔者非孫叔也似夫子者非夫子也聖人之耳目鼻口四肢與衆人同而衆人非聖人也夫全者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雅尚德充而特敘列殘醜以破夫覘貌者與九方皐相馬曰牝而黃至則牡而驪神契象外有至微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鑒德者必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進德者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豈第拘方爲累云爾哉飾智炫奇流輩所望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詡詡自負耀而不止窺其中涵濡散無餘矣撤官骸之蔽又蹈智能之紛悲夫達才遜道於顏曾程朱深戒於喪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劈頭出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惡人又一箇闉跂支離無脤又一箇甕㼜大癭令讀者如登舞場怪狀錯落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是外邊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爲德不言自見卻撰出如許傀儡劈面翻來眞是以文爲戲也○只是一大翻空反襯之法○形與情其爲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忘可乎所以遞出末二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者無著腳處○說無情處特辨明是不傷身不益生之情非寂滅之謂

魯有兀者（兀則足也）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弟子各半）立不教坐不議（王駘都無言語）虛而往實而歸（弟子告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承王駘二句）無形而心

成者邪（默化也承弟子二句）是何人也（何等樣人）仲尼曰夫子（王駘）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猶特未及往從之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何但）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與猶同也）

劈敘一箇兀者卻是一分外出色人○贊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儼為人師）其與庸亦遠矣（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與變俱往殀壽不貳）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又進一層言豈但生死）審乎無假（能知真宰）而不與物遷（不變不遷）命物之化（主宰物化）而守其宗也（執其樞紐此四句分明是大德敎化一句）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算虛寫下四句直拔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世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真見）夫若然者（真見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必

定耳聽而目視而游心乎德之和渾六用為一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萬物為一致烏有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答轉彼兀者也一句

洗發上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視物無不同則無支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空原無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妙絕○此二節言駘直未嘗自見爲兀者也其德充有如是

常季曰彼爲去聲己自修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真知得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吾心理得古今不壞之心理常心即復其見天地之心的心字即上文之不變不遺者也物何爲最尊也之哉彼自修耳何與人事而尊之為王先生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動也故而鑑於止水靜也故唯止能止衆止水不求鑑而人自求鑑蓋惟真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而不他去也○一喻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在字言其不凋○又一喻受命於

天唯舜獨也正句○得天正性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又借舜一影皆言駘之得天獨優故人自從之夫保始之徵保始即守宗也保始者必有徵驗不懼之實譬如養勇者自有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忘生死之足懼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將若勇名而能期於必成者尚忘生死而況官天地官猶官骸言骸也府萬物府藏聚也言備之直猶特寓六骸以六骸為吾寄寓象耳目以耳目為吾迹象一知之所知真知無二歸於得心而心未嘗死者乎得其常心如此人豈猶為死生所變乎六句作一句讀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猶言遺世獨立按曲禮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蓋假字讀作遐字言其升於高遠也此處借用造於高遠之意不必遂以死言之擇日猶言指日人則從是也人自不能舍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總言忘死生且不介意方欲遺世無心為人師蓋因常季之言有疑駘動眾之意故也

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不從也駘何心乎○此節言羣弟子未嘗見駘為兀者也德充之符有如是○以上王駘之兀駘自忘之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偕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子產自稱）而不違（避也）子齊（同也）執政乎（寫子產呵斥鄙之甚）申屠嘉曰先生之門（乃論德之地也究竟一壓）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有以勢分相矜如此哉輕掉一句毒）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惟自矜其執政故德不如人又冷勸一句更毒）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見識）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寫申屠譏彈冷之甚）

又是一箇兀者卻又是一箇出色人。不是子產見識之卑如此蓋上一事借季常問難發明此一事借子產襯剔發明下一事又借孔子襯剔發明都是一樣手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形已受殘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為言計子之德此德字虛猶云素行不足以自反邪必有過而後致則當痛自懲艾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言使人自陳其過諱肯自認有過乎則皆以為不當犯亡足之條矣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使人自陳其過又諱肯自認有過乎則無一人以為不當盲存足之福矣然則世上竟無有肯認刖足之過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若夫以刖足為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去聲者命也插一喻精絕作惡而玩法網者譬則遊於羿之彀中者也宜為刑法之所必加譬則在中央之中地也然而幸免者亦命之當苟免耳不當刖而刖者是命當刖而不刖者亦是命與上二句作一反照便使全足者反當深省妙妙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怒猶有世見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能取大而失所以怒不知先生之洗字法我以善邪吾與夫子即先生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形骸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道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象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

更貌曰子無乃稱新謝再不必知甚言

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屠劈口先欲子產自反世人漫自回護無一箇肯認罪過究竟犯刑者未必皆由己招而泄泄者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命却使子產兩脚著地處久矣當行所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敬中一喻妙妙言汝之未兀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撲法○以上申屠嘉之兀嘉自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遂為號踵見仲尼無趾故以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兀足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不知世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徒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卻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爾淺陋都是莊子文字要襯出叔山耳不然孔子何前明於王駘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為疑孔子何為學於聃彼且蘄求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聞為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為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言其根器加此安可解

看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頭顱夫了○以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老聃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醜人）曰哀駘它（哀駘醜貌它名也駘ㄞ驚劣之名又加以哀爲可哀之劣人也它者他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虛烏有之類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人）常和而已矣（惟感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濟猶拯也）無聚（積）祿以望人之腹（望飽也如月望則飽滿）又以惡駭天下（醜貌驚人）和而不唱（不能首事）知不出乎四域（無位無祿）且而雌（即上婦人）雄（即上丈夫）合乎前（丈夫婦人皆來親之○三句是倒疊上文舊解可笑）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以國政之意傳俗本訛作傅）悶然而後應（無意爲應）氾而若辭（無意爲辭）寡人醜乎（公自慚或不足與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不多時）去寡人而行寡人卹（憂貌）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何等樣人）

又是一個惡人卻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圇圇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同豚）子食於其死母者（設喻）少焉眴若（眴音絢與眴同目搖也㹠子作覺母死而驚眩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以母於己）（不似往時之見己爾）不得類焉爾（以己視母又不類昔之狀貌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數句逗盡全旨）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以其武之實已喪故不備禮）刖者之屨無爲愛之（以其足之實已喪故謂之不祥）皆無其本矣（收一句戰以武爲本屨以足爲本此皆喪之也○一喻後又帶兩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爲人愛可知矣此處皆作反跌）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以垂至尊之盼）取（去聲）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官不役之逸其形以遨新婚之懽）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愛之）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不愛乎○又用兩喻正襯）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衒費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入手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下兩喻又作正襯可見人之親信宅乃是宅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所謂符也○本字便是德充愛字便是符引哀駘宅大意此處已畢下二節正

將才全一註德不形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皆人事之變遷無定天命之運行不停者日夜相代乎前而知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當前變化不留瞬息而雖有智者不能取詰其所自來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擾心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交引而擾吾之靈府天和者沖瀜之朕靈府者精神之宅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和豫之氣流通而不失吾怡悅之性兌悅也使日夜無郤且使和豫之通者無一息罅隙郤同隙而與物為春隨物所在皆同遊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者乃

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妙句妙句生時字因春字來是之謂才全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遞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從無相肖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任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爲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肅浩浩其天一句註腳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凡取平者水可以爲之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言水停之妙如此故可以爲法德者成和之修也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故和莫過於德成如平莫盛於水停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如水停之妙也物不能離也飲和者必親愛乎德如取平者必師法乎水也

將水之停爲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在爲取法

者安往乎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自能乎○內保之而外不蕩爲水停找一註也卻己爲德不形作註矣故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找轉前面親愛意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愛其死恐民之傷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哀駘宅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非孔子不足以悉哀駘宅之妙哀公不獨傾心哀駘而反傾心孔子極是○以上哀駘宅之醜丈夫婦人忘之魯君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闉跂支離無脤闉曲城也人之體曲似之故取以爲稱跂脚根不著地也闉跂者曲體而跂行也支離形不整

[也脤即脣字也無脤口無脣也總其諸般醜形以爲之號也]說[去聲]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全體之人]其脰[音豆頸也]肩肩[細竦貌]甕㼜大癭[癭音嬰頸瘤也瘤之大如甕㼜故稱曰甕㼜大癭也]說[去聲]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以二殘體之人可悅反覺全體者之脰細長不合式也○肩當作顅音慳考工記數目顅脰註云長脰貌]

又是兩個不全之人卻又是兩個出色人○上文四個人錯敘此兩個人疊敘○兩個不全之人兩君不獨忘彼之醜而反覺全人之醜是極有神理說話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道破]人不忘其所忘[形宜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宜忘]此謂誠忘[眞忘之大者昔人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以爲可咤不知一世人之眞忘更有甚也]

此節方點明德形之辨總收上文○上文其是六位殘疾奇醜之人莊子也不是隨手塡寫的寫一王駘可見弟子之於師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可見師於弟子以

德不以形朋友與友亦當以德不以形也寫一哀駘它及闉跂大癭可見君臣之間亦以德不以形也倫類中惟父子兄弟原以性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爲人過慮故莊子不說此外則師弟朋友君臣皆以義合者皆易從形骸起見莊子特敘這六段事爲世人撤去胸前一片塊壘也夫婦亦以義合者莊子何以不說看他敘哀駘它處特夾敘婦人甯爲其妾數語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又可見矣如此散散數段文字讀之似乎泛雜卻不知已寫盡人倫之道莊子精蘊如此。

以上形一邊畢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逍遙之天也而知爲孽智計之巧乃枝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約束之禮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德爲接有得之德乃接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工爲商工藝之能乃商賈也如居貨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斲質任自然惡用膠無喪

渾然全具惡用德不貨中無積物惡用商四者上四惡用天鬻也鬻養也天鬻也者天食也音嗣天養之者蓋食天之元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不食人間煙火蓋聖人與造化爲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加飧眞者無復人間煙火相也用意最精有人之形貌則人也無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與人其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是非之端眇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猶人之類謷大貌乎大哉情累盡捐獨成其天浩浩其天心遊逍遙也又咏嘆四句

上文既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或以智能世法爲德故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情亦非德之所在也本題德字深此節德爲接的德字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道與天既生之爲人則是人矣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爲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言惠子認情字先錯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所惡者為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任天性而不任人慾則內無煩傷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妙妙本生之理不可以人為有加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為生須人事滋培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足於道與天矣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又何用以人情自損為今子外乎子之神馳騖其神勞乎子之精疲困其精倚樹而吟高歌也據槁梧而瞑琴瑟爛熟敎著師之不用目二句言惡以技能自衒也書解作眠睡可笑天選子之形天於生物之中選于為人形本無不足之理子以堅白鳴子乃以技能之情自衒如堅白之論妄自爭鳴亦大違於德尤也已○任得斬然

此節特特借惠子辨明無情之說不是寂滅之謂也只是任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蓋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南華經解卷五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

鍾祥胡志章校

大宗師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繼禰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繼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氣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移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為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植

之命之也溥漫無方旋運無窮各聽物之所遇爲修短而要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晷刻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適同乎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沌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倘遺者也嗚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爲乾坤者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爲一塊然不化者於其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太一之上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衆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眞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爲體而與乾坤者遊吾

固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為大宗師之肖子順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煞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為攝生者下一鍼砭攝生者謂天之生物固出於自然而人之永年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加導養謹其嗜慾自以所知出於庸眾之外莊子先為致費劈手卽與振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自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曾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眞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眞知接連將眞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

可見天人一致這纔是眞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啻君父也。呴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綢繆於生死尤不如其任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妙妙遍天下總是這一個物事運用若說個藏則何處能私劄得一些邪若因而付之則滿空大地都是我的從何有亡失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正如住在寶山便到處是寶一切矜袖僾筒懷挾扃鐍之智俱用不著此千古聖學之秘密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以下咏嘆大宗師之妙疊疊用譬喻夾發振跌只是不曾明明指出至數層咏嘆之下接出大道二字大宗師纔一現身。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之神聖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收束處下面七大段又字止

是爲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嘗順乎宗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末段汎出命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宿處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言有人知天又能知人豈非超出於衆乎）

劈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處將天人分開實是以客意作引卻故爲斗立之筆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然而生謂出於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衛生之術）以養其知之所不知（年命之數）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衆皆夢夢而生夢夢而死此獨知天生爲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衆也實是客意

卻是鄭重一筆饒他有知不過終其天年不天而已非能於天年外多豫得一刻此又話中分寸線索也

雖然有患一句忽頓轉夫知聰明之用有所待而後當須計較安排纔妥其所待

者特未定也其須計較安排者特又未可據為是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乎搖擺二句正承明未定天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

庸詎知三字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卻其行文飄忽止是

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又一轉筆遞出眞人眞知

何謂眞人又喝一句古之眞人不逆寡寡且不逆況於衆乎不雄成不以身先人成功

不謩同謨士士當作事不以計謀作事若然者過而弗悔雖有差失而無懊悔當[illegible]而不

自得也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言其利害不攖死生可知）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其見識乃如升高至遠於道無所不明豈世之所爲知哉）

真人一解○真知知字及此段知字都是因上文知字相影而下究而言之真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無得喪也）其食不甘（無嗜慾也）其息深深（無浮搖也）真人之息以踵（呼吸通於湧泉言深也）衆人之息以喉（止於厭會之際至淺也）屈服者（議論爲人所屈者）其嗌（聲之入）言（聲之出）若哇（爲人所屈則喉間吞吐其狀如欲哇者形容無養之人好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由其平日斲喪故不能淵淵浩浩○六句單就其息句伸一層）

真人二解○如此人純是天機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真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其出（生爲出）不訢（生不訢喜）其入（死爲入）不距（死不拒者）翛然（無累貌）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視死生一往來之常耳）不

忘其所始知生之源不求其所終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常自得忘而復之忘其死而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慾心背自然之道不以人助天不以人為助天命之常蓋貪生者皆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者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申贊之其心志志字趙氏訂正當作忘字無思也其容寂無為也其顙頯音恢上聲大朴之貌淒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正明上二句言皆無心猶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無跡可尋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以聖人治世之無心明眞人之無心用兵句是自然之義利澤句是自然之仁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一項有親非仁也二項天時非賢也三項擇時而動便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四項以其有所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五項務名喪實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眞性止為世所役耳非能用人者也○此六項人者凡皆以有心故也若狐不偕古賢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箕子胥餘比干紀他申徒狄殷人負石沉河是役人之役為人用適人之適

快人意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與眞性何益○識五六二項蓋上四項人猶易明惟行名忘身一項人莫不稱之如入子是也夫所惡於貪生者豈以棄生求名爲賢哉故特點此抹之○申此一大段總明眞人一切無心

眞人三解○看破生死極寫眞人無心之妙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無私比若不足而不承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與乎豊整貌其觚而不堅也豊然稜稜而不執固張乎恢宏貌其虛而不華也恢然清虛而非浮華邴邴乎喜貌其似喜乎似喜耳不可指其爲喜崔乎動貌其不得已乎不得已而動耳未嘗好動滀乎滀音畜水聚也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閒適貌止我德也寬閒之德使我歸止厲乎嚴毅貌其似世乎嚴毅如傳世不苟謷乎遠大貌其未可制也遠大不可控制連乎綿長貌其似好閉也連綿如優閉不追悗乎悗音悶上聲廢忘貌忘其言也悗忘雖言若無言○以上形容其美非一端以刑爲體乃立治之植榦以禮爲翼乃行世之羽儀以知爲時乃因時之妙用以德爲循乃衆由之彝性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無心作威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非我強制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非作聰明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猶循之耳猶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人視眞人爲勤於修行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以上形容其因應無爲故其好也一世有好我者眞人視之一理也其弗好之也一有弗好我者眞人視之亦一理也二句言不分彼此其一也一以理爲一者眞人視之固一也其不一也一以理爲不一者眞人視之亦一也其一與天爲徒以自然希天者也其不一與人爲徒以造作與人者也天與人不相勝眞人則知一而已此三句申明其一也二句言不分天人便應轉廉語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二句盡眞人之眞知也知此是之謂眞人

眞人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眞人之眞知謂天人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天乎此句將眞人眞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古之眞人凡四番洗發計盡無餘使人知眞人境界如此前番小小計算聰明自當遍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皆物之情實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豈人之所能著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欣惡也

上文說眞人視天人爲一已將天人分歧之見撤去不足道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爲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疑團夜旦一齊了然推出天字並非人之一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纔一逼動振醒

彼特以天爲父倒裝句法言人以父生我而戴之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大宗師

此下疊疊咏嘆大宗師不可不順○以親一喻大宗師不齊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勢分勝乎己而身猶死之效忠而況其眞乎大宗師眞君也畢脉眞字就上面君字也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啻乎君也○親一邊用卓字大宗師親
而且尊也君一邊用眞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又一喻呴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怕死不如相忘於
宗師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道字甚不過是非之道
又一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
累也如此用喻之妙便非世人所解何況其更精者
夫大塊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見爲苦矣豈不善乎
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任乎天則死亦無所係
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爲善也此處夾一段正論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昧藏昧也○豈但夜半當面便已負去也夜半喻言不見耳）駭喻切喻○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却不知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方相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保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惜然謂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者毛寒骨竦旁觀者啞然大笑（昧者不知也妙所云知之至知之盡者乃是如此一色人）○讀此一節人在世間眞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藏小於大宜也不知與化爲體雖藏之得宜無以禁其日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常理）之大情（實）也

讀此一節卻有一上上處法○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

環者天下之實理也養生者獨欲以身爲不化之物是一氣循環中得容此塊然之橛株也有是理乎哉究竟有負之走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遯之夫遯之正生於藏之之過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遯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淮南子作範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生物之形無窮無盡）其爲樂可勝計邪（孰不自喜其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是物理之所不得遯也則我常與理一而皆存矣）

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師也萬物總一個變化一化必聽乎宗師也)苟有一體之善人猶效之況爲萬化所係待者乃不知取法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止是識得宗師舍己相從耳。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文家勝境

夫道(至此方接出道字是大宗師主名)有情(靜之動也)有信(動之符也)無爲無形(雖有情雖有信而無爲無形無跡之可見)可傳而不可受(雖有師可傳而不能必弟子之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雖可以必得而)之自本自根(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有天地先有道所以自本自根)神鬼神帝(帝即鬼之尊者其神皆道神之也)生天生地(一陰一陽生於道)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爲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

方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太極之上猶前也上也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上聲於上古而不為老

又極贊四句

狶韋氏古聖帝得之以挈天地整頓乾坤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析合元氣維斗北斗為天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不易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輟其明堪坏崑崙山神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崑崙馮夷馮音平水神得之以遊大川肩吾泰山之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鼎湖上升顓頊高陽氏得之以處玄宮恭默思道禺強北方之神即眞武也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西方之神得之坐乎少廣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年八百歲間也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騎箕尾尾星旁有一星名傳說而比於列星以上諸神半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論也

雜寫古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爲大宗師者區區小智反

思躍治也邪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偊音禹弱子也以其色少故名）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姓）倚（名）有聖人之才（聰明）而無聖人之道（是子貢一流人）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忘聰明是顏子一流人）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難之之詞意總不喜恃才也）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世故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交接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生體也自天下而物而生愈近則愈難外也○三七九是內修家語偶用之）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外生者忘我也學道人止是這一關難透透此一關則見無不明矣朝徹者如平旦之清明也自此以下止是遞將去如定而後能靜數句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獨即一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今一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死其心則神理活是死非死也生生者不生生其心則神理死是生非生也凡人心知覺無刻不萌故謂之為生不愛宗師之命者皆此也故殺之則理存是死之者有不死也生之則理亡是生之者有不生也二句正解上不死不生也其為物聖人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四句止是各處發現同一自然其名為攖甯攖甯也者攖而後成者也於世紛攖攖中而成吾之大定

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功夫次第蓋學至外生已了悟矣至入於不死不生則道成矣○見獨者夫道一而已矣能見及此又何古今之別生死之異哉此乃為親見大宗師也○載道者心也害道者亦心也夫心既載道但當聽順乎道而已譬如舟子載人但當聽順乎人而已今卻舟子弄權恣己妄行不由人作主張豈不誤煞此

入邪故必屏卻舟子不復吐氣然後人載於舟舟武乎人洸洋所之中流自在也知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爲說矣二句是特把金鍼示普天下學道人○攖甯妙不從世相中透錸出來不是第一種學問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書籍文字也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也不過傳道之助耳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之則凡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謂之日副墨之子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文字須編讀之洛誦者槃誦也對前輩讀書者言則今其孫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讀書須見得徹瞻明聞之聶許見得徹須聽之聽聶附耳小語也許進也聶小語聽之即進悟也聶許聞之需役聽之聽又須行之勤需待也役行也待行之始爲實也需役聞之於謳行之勤又須得游泳之趣於音烏郎古烏字故借爲烏呼歎詞謳者歌之別調咏嘆之歌吟之乃寄趣之深也於謳聞之玄冥游泳矣又須至於寂默之地忘言也玄冥寂默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忘言矣又須至於悟虛也參參悟寥空虛也參寥聞之疑始悟虛矣又須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

始也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為戲所云寓言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著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邪○以上借女偊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首者始也）以生為脊（脊者中也）以死為尻（尻者終也三句孰能）○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譬如自首而脊而尻總為吾之一體也○一句孰知）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此外果無足訂契者）

抒寫凡物始終止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於無猶體之首中於生猶體之脊終於死猶體之尻天下無一物能不以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者也而乃曰孰能者明明必有

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悍然忘其既往據其現在拒其將來波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吾之一理亦猶是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透脫如此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大也美也）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嘆一句指病體拘攣如下文所云）曲僂（戚施）發背（背瘡）上有五管（瘡孔）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句贅（項脽也句音溝曲也贅為項脽見字彙）指天（句曲其項脽故指天皆極言其曲僂也）陰陽之氣有沴（音例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攖心也）跰䠥（跰音駢並足貌䠥音仙邪行貌）而鑑於井（本是子輿歎一句即來鑑井却夾八句敘事於中）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又嘆一句）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浸漸假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因以妙妙順乎）

(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順乎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順乎宗師)且夫得(生)者時也失(死)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悅生而不惡死)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無生死之累則係縛都捐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爲物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天者宗師所在)吾又何惡焉

非常解脫之見非常透脫之文化鷄化彈化輪馬觸手拈來悉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瓦礫盡成珍寶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促貌)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喝其妻子避去使)無怛化(怛音答驚也人死乃由變而化不宜驚之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汝輩勿哭驚吾郎此之謂矣)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爲此至微至賤未可知也)子來曰父母於子(倒裝句法言子於父母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

近吾死（近猶迫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同範）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世世爲人）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鑪者鑄器冶者鑄匠也）惡乎往而不可哉（又一喻○鼠肝蟲臂之慮到此一時冰釋）成然寐（成則無事寐亦無事故以爲形容）遽然覺（遽有形貌寐則忘形覺則有形故以爲形容○又一喻盡凡人偶然而生偶然而死不過如夢覺耳兩句陡住奇絕）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氣降鑄金一喻讀之意悚寐覺一喻讀之神超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層峰起伏末一喻兩句陡住如峭壁斬然小小亦具奇致○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

與之心相爲於無相爲無相爲之跡孰能登天遊霧超於物外撓挑戲弄無極
至虛相忘以生不悅生無所終窮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友
　與前子祀等定交是一樣氣味
莫然有間莫然猶漠漠然形容淡交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待事焉助治喪事或編曲編次歌曲舊云織薄非是或鼓琴二或字指子反子琴相和而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爾已反其眞還歸造化而我猶爲
人猗歎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在反眞
　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刊落節文獨任天理矣人之
　生天理然也人之死亦天理然也同在天理中又烏在分歌
　哭之跡乎禮意二字至精至微若阮嗣宗曰禮豈爲我輩設

則淺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何等樣人）修行無有（無檢修之事）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名稱）之彼何人者邪（何等人稱之為）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游於方隅之外所謂出乎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遊於方隅之內所謂在世法中）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猶言為友）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音尤瘤也）以死為決疣潰癰（疣音換疽屬言死則累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倜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身也視死倜然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死生任其變化循環）芒然（無係貌）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昏亂貌）為世俗之禮以觀（音貫示也）眾人之耳目哉

舉世皆言為禮問其禮之故不知也不過以飾人之視聽耳

憒憒二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言帝縣未解）雖然吾與汝共之（已之所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之爲言生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拘多少而養可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量相安而生可定矣）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愈大則愈適此豈但養給而已豈但生定而已）

此夫子所心得者舉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

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言若此則爲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異也）於人而侔（合也）於天故曰天之小人（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人之君子（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相反）

小人君子再一反對言之則生死澹忘與造物爲友者天之君子也而人且譏其臨尸而歌背於禮法是天之君子人之

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矣○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眞不可解看下文疊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道進於知矣進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簡者畧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然不知不覺已無涕不戚不哀矣是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生故不知就後不知死故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句正不知之化也總非我所能與者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毋總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所容其涕戚哀痛也邪○今方為人是已化為此物也今後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為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烏知此理之皆存方將不化烏知形骸之倏易寫得化不化如風馳電掣閃爍不定纔見造物運用之神纔見世俗悲戀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孫氏進於知矣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卽孟孫氏駭字卽一動字耳雖有駭動之形而心無損耗此句言其靜存有旦宅而無情死旦者每日之異也寓於日遷之宅而實理未嘗或息此句言其活潑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已何容心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那等樣也言孟孫氏之哭泣亦不過見人如此隨之如此何嘗有此我之母死而特致其痛之心乎此其所以如那樣無涕不戚不哀也句特奇物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世人但知據一我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豈知吾之所由來乎若見透便一毫不足

自據且汝夢為鳥而厲（戾同）乎天（儼然鳥矣）夢為魚而沒於淵（儼然魚矣）不識今之言者（而今卻又是一個人在此言語）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耶夢耶抑今人是覺耶夢耶自已毫不能主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待笑也及至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何嘗及安排而為之乎是適與笑自已毫不能主也二句造意入微真從緣髮中剖析出來也）安排而去化（排字緣上面排字來言由此觀之可見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雖曰變化無常此為母解則可耳在為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天下適乎物並無一處安著得已見由此言之不是已之無母乃是世間本無有吾為魚為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為可據之吾哉

若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戚則必吾戚之也哀則必吾哀之也乃吾之為吾本無有焉又誰為涕之戚之哀之者哉直代孟孫氏把吾字撤去眞不食煙火人之第一等議論也（問有自然之適笑何無自然之哀感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縣解）安排去化入於寥一此時雪釋冰融纖影不留矣寥天一即道也即大宗師也○以上借孟孫才一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益）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爾）奚來為軹（斥之言何必來此為乎軹助語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累以世法如加之以刑然）汝將何以遊夫遙蕩（闊放）恣睢（自得）轉徙（變化）之塗乎（言汝被他教壞了何以遊於遙放任化之境乎○遊此境全在順之若服仁義而明是非則膠執不通矣）仁義乃道之支流順乎天則不必踐仁義之跡立仁義之名

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直探其源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謙言雖不能遊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智聖之亡其知失與亡皆言不自據也皆在鑪錘之間耳有以造化之者則皆去舊習而就陶鑄矣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生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黥劓雖已殘缺苟有息之補之者依舊完成矣然則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載一成體以相隨耶以息補推許以乘成自謂又婉轉又有地步語最巧妙乘載也成字就黥劓二字上用來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直呼宗師𩐋音齎利也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如此說來堯之仁義豈尚容置喙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應轉遊字

從虛空畫出一大宗師不為義不為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

落其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老不爲巧又陪說兩句○仁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爲中人說法耳不可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含仁義禮樂矣莊子書書卻是要學道人親見道體稍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特盡與捐之所謂要畫質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六經是以道治世之書莊子是直揭道體之書（後凡擯仁義禮樂之旨同此）○以上借許由一證（大道不在仁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孫月峯曰忘仁義止是去是非心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後）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總上二句）同於大通（大通則一切放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無私心化則無常也無滯理而爾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爾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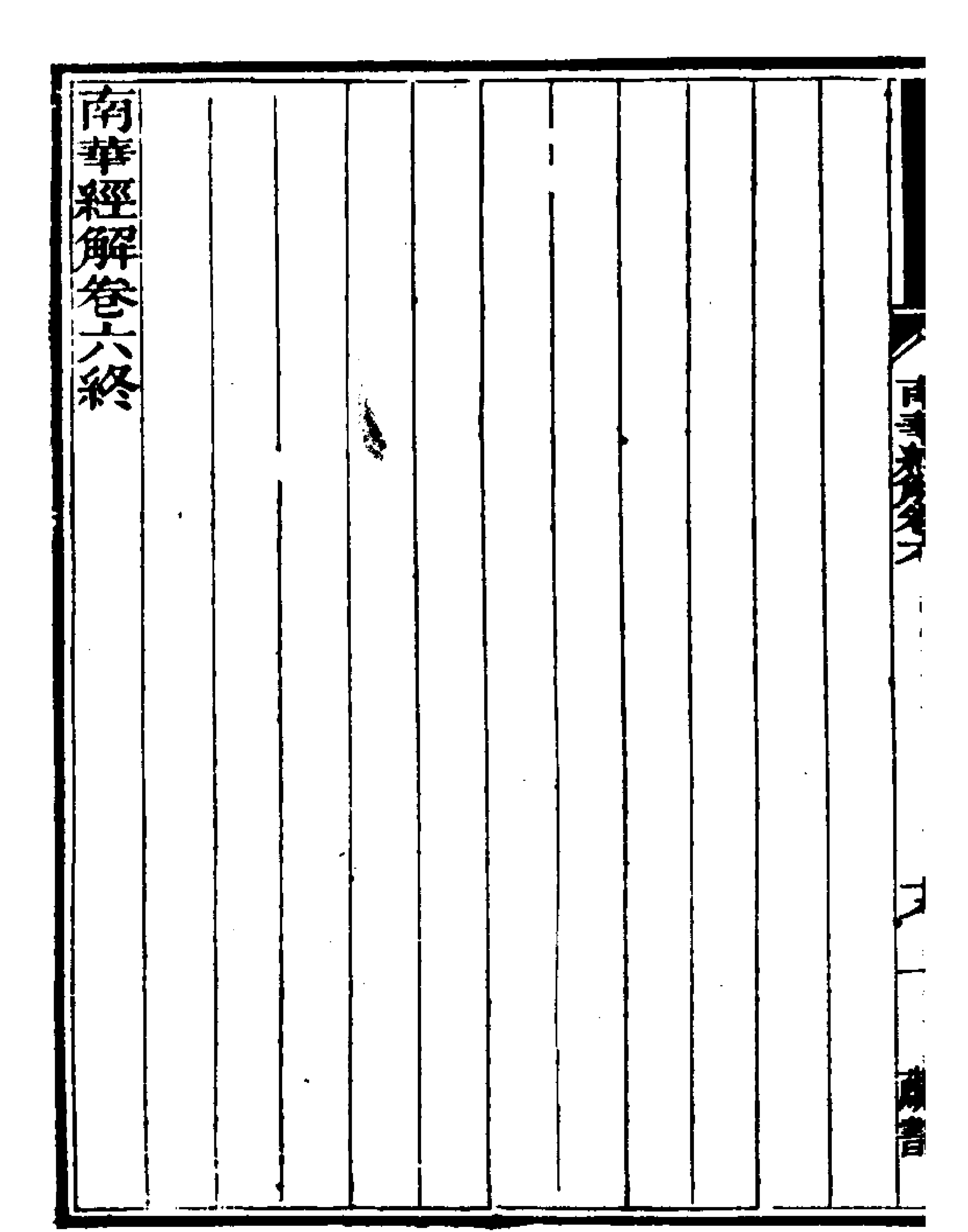
從忘仁義而忘禮樂從忘禮樂而坐忘愈進愈微○解坐忘處讀上三句是一切淨盡人易知之讀第四句同於大通非見到者不能知也試思坐忘何以能大通大通何故是坐忘這全不是寂滅邊事也○仲尼贊顏子云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無一字是顏子口中語妙妙同字化字乃所云大通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此聖賢心地印證也○讀此可見孔顏心學可見莊子傾服聖門陳詳道曰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同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視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忘物去知忘心喪然無所係心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此同之所以貴也○可嘆世人讀此等處謂是異端語未必孔顏真言及讀他處莊子寓言孔子事又認真拈作話柄謂其譏彈聖賢此等人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以上借顏子一證大道不在仁義不在禮樂并不在形知蓋此二段又恐人誤認宗師特為辨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祀之子輿亦貧歎不髮體而髮像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愁放若力不勝而趨音促舉其詩焉歌不成篇二句形容妙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頓挫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困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揣測之而不得其故乃舉而歸之於命焉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命者何大宗師搏捖萬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

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以上借子桑一證人生五福第一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令養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竊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獨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瀰綽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任你絕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爲普天下學道人勞擾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處也只因不受命○後人每有採莊子語附會神仙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聖門津筏之書也


南華經解卷六終